

文荟

围棋二三往事

□ 于志斌

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，父亲的单位返还了从我家抄去的一些物品，其中有一副围棋，我因此知道了围棋。

父亲爱下棋，此前他先后教会我跳棋、军棋、象棋。记得在某几个闲暇日子里，父亲饶有兴趣地教我下围棋。可惜我愚钝，又贪玩别的东西，几次下来竟然没有入门。不过父亲还顺便为我传授了五子棋下法，我侥幸看懂了一点儿，以为学会了，后来才知道五子棋也有广袤而高明之境，我离之甚远。

上大学以后，同学中会围棋的有好几人，其中一位叫嵇成中，曾任省围棋队主力，据说拥有专业段位。同学们下围棋，我旁观亦能入迷，这好似古云：虽不得肉，贵且快意。只是就在意犹未尽之时，我会穿越到父亲及其围棋的往事中，颇为自己没有学会围棋，深刻自我反省一番，也不免有点懊恼。

在我校友中，图书编辑吴万平和大学教师宁铂皆为手谈高手。有神童之誉的宁铂，曾与方毅副总理对弈，并且两盘皆胜；十三岁时他被中国科技大学破格录取，成为中国第一个大学少年班学生之一员，毕业后留校任教。有一天宁铂来我办公室玩，我把宁铂介绍于同室工作的老吴。在他俩尚未进一步交流的情形下，我鼓鼓他们下了盘围棋。记得那一天下棋，是在合肥三孝口九州大厦七楼会议室进行的，来来去去的观战者，不计其数。

一晃几十年过去了。我依然没有进入围

谈薮

伍尔夫的房间

□ 雪樱

十年前，我读到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·伍尔夫的那句名言，“女人想要写小说，她就必须有钱，还有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。”这句话不知贻误了多少人，反正我是被误读了，为了拥有一间房间而拼命努力，到头来发现，房间根本不是想象的那样，而是心灵的房间——不管一居室、两居室，还是三室一厅、四室两卫，压根不是那么一回事。房间指向的是独立人格，是女性自我本身。

没有自我的人是可悲的。把自我弄丢的人是失败的。眼看年龄奔四，我总算悟出一点不是真理的真理。命运给我的一拳爆击是不可逆的痛楚，伴随终生的残缺，就像上帝苦心孤诣做一个记号，永远与别人不同，现实生活又不得不活得相同，饱受的委屈和煎熬难以言述。于是，我把自己关了起来，心上拴上一把锁，与外面的世界隔绝开来，自己与自己对话，自己重新生下自己，我变成纸上的夜行动物，就像《过于喧嚣的孤独》里的那个打包工汉嘉，在阴暗的地下空间给书籍和纸张打包，一干就是三十年，最后把自己像书一样打成废纸包。我能够想象到溶溶暮色下他安静而动人的姿态，他的孤独是他的盔甲，也是他的月光，任何人都无法侵犯和剥夺。

我需要靠书籍的加持，才能活得更像个人。但有一段时间，我对阅读失去信心，特别是父亲病逝后，没有一本书能够治愈我的伤

坊间

隔年饭琐忆

□ 崔均鸣

我的老家胶东地区春节有吃隔年饭的习俗。农历大年三十的下午，迎春的对联已经贴好，大红灯笼也在院子里升起来了。挂起族谱，摆上贡品，点燃蜡烛。孩子们在家长的指挥下，一边在锅灶前跪拜灶王爷的灵牌，一边烧纸钱，嘴里虔诚地祷告灶王爷“上天言好事，下凡降吉祥”。之后，家里的一众男丁便擎着挂了招魂纸的秫秸，到村外的祖坟前放上一通鞭炮，恭请自家逝去的亲人们“回家过年”。上述仪式走完后，回到家里已近黄昏，此时，女眷们操持的隔年饭便摆上了炕桌。按照老幼尊卑的次序依次上桌，安然坐定后，最年长的人端起酒杯发话，一大家子人便操起筷子，其乐融融地吃了起来。

印象中，隔年饭是我们一年里最丰盛的，最美味，最可口的一顿佳肴。一鸡、二鱼两个“硬菜”自不可少；寓意新年祈福的白菜豆腐炖猪肉也是一定要有的；其他的则由现成的蔬菜充数。当年，白菜、萝卜和土豆是春节期间的当然主角。经过母亲巧手掂对，似乎总能搞出“八菜一汤”的“豪华大席”来。当然了，我们也没少用“土豆丝、土豆块，外加土豆片”来拿她的“凑合劲儿”开玩笑。后来，日子好了许多，各种海鲜上桌，白菜、萝卜和土豆悄然退场。这个时候，我们的口味却是

发生了变化，开始埋怨“大鱼大肉太腻了”，要求适当搭配一些蔬菜。显然，这个要求在母亲心里也不过分。因为，反季蔬菜已经充斥了市场的各个角落。韭菜、韭黄、蒜薹、芹菜、黄瓜、茭瓜、茄子等各種细菜应有尽有，再也不用围绕土豆做文章了。

爷爷在世时，我们家一直恪守着“父子不同席，女人不上桌”的习俗。而吃隔年饭却是个例外，不仅女人、孩子们可以上桌享用美味，而且还可以与长辈一起嘻嘻哈哈地举杯共饮。有一次，隔年饭的餐桌上，除了高度地瓜烧白酒之外，还摆上了烟台张裕葡萄酒。父亲说，这款酒特别适合女人喝，果香浓郁，且酒精度数不高。女眷们一喝，果然甜丝丝的，不像白酒那样辣口。于是，便放松了警惕。一口接一口地品，一杯接一杯地喝。等酒足之后，外出抱柴准备煮饺子的时候，被凉风一吹，葡萄酒的劲儿便上了头。她们个个倒歪斜，脚步不稳。特别是我嫂子，脚底发飘，“似踩在棉花上”，只能“躺平”罢了。无奈之下，只能由男人们下厨来煮除夕的饺子。

在吃隔年饭的餐桌上，“数说家史”一直是一个必不可少的保留环节，那一般是在“酒过三杯，菜品五味”之后开启的项目。起初由爷爷主讲，后来爷爷的年纪大了，记忆力开始下降，往往今年讲的与上一年讲的

棋之门，依然喜欢看围棋比赛，尤其爱把围棋子拿在手中玩儿。去年十二月，我们同学几人在老嵇家聚会，有机会触摸他那珍贵的围棋子，如泉的记忆便涌了出来，什么金角银边烂肚皮、什么冲断长立飞拆扳、什么一子镇神头……

老吴弈棋极大家，约战过四面八方的棋手。与他的棋癖可以相提并论的，是他的香烟也几乎不停吸。编书过程如此，下棋亦同。他有时陷入长考，或把一支烟吸完，不见落子；或一支烟烧着，早已挂了大半截子烟灰，兀自挂而不坠，很像老吴的某种性格。一瘾一瘾，相得益彰。这也成了他的一大招牌，朋友都是知道的。

一九八四年，中日围棋擂台赛首次开

战，举国轰动。第二年老吴从省图书馆调到黄山书社，见我对他逐年举办的擂台赛，几乎到了每战实况必看的境界，好在那时候上班也不打卡，编辑室里大家相处和谐，早到的人拎着暖水瓶去打来开水。因为看棋赛迟到的老吴，时常一边冲泡茶水，一边歉意：“明天我来打水……我来我来”。第二天他或许来得早，就打了开水；或许因为什么缘故没兑现，他总是不忘歉意地笑道：“明天我来打水……我来我来”，好像怕被别人抢去了这打开水的活儿。

那几年，国人对围棋及其中外围棋赛事，都眼热得紧。我知道，包括本人在内，安徽出版总社所辖的九州大厦，有好几位编辑

想开拓围棋类选题。可那时候，书社同仁深受出书范围规定的限制，好像书社只能搞古籍，近代以前历史、古典文学，以及地方旅游类选题，除此之外，想要搞出一点特色和不同凡响，那是很难的。

老吴自觉地活动起来，他的围棋选题不仅得到了社长的大力支持，也被上级批准同意了。一九八八年六月，老吴责任编辑的《百家死活妙手》出版了。此书原名“关西棋院35周年纪念集”，这书名也印在了封面上，不过字小色浅，突出地衬托出“百家死活妙手”，让人一眼看去，就心生欢喜。这实在是编辑用心之妙造也。

《百家死活妙手》初版二万册，很快就二刷了。

三

我是在老吴的围棋选题申报成功后，就开始琢磨搞什么样的围棋书了。我因为喜欢抄录野史笔记杂录私乘中的有趣内容，如《杜阳杂编》所载唐代国手顾师言以“镇神头”制胜之故事，早在大学时就被我抄录于笔记本中，是以我最初就是想搞一本围棋历史故事书。这是我比较熟悉的领域。

二十世纪八十年代，市面上讲围棋历史故事的图书不可能有许多。即或有之，我也有意要在一些方面超越它们。我要做的，当然是史料有据、内容丰富、别出心裁，具有知识性、趣味性、可读性的大众通俗读物。可惜我想得容易，别人做起来甚难。我约了一些人谈了谈，大致都回以“没有用比较多的时

间去收集和爬梳史料，这事难办”。

那时候围棋热，市场是等不了许久的，必须抓紧约稿了。我向时任中日友好围棋会馆馆长的王汝南先生组稿。

王汝南是安徽合肥人。在江淮大地，少年王汝南的围棋故事被人们津津乐道，也激励和鼓舞了很多人走上了棋童、棋手之路。中日围棋擂台赛进行中，王汝南讲解了一些关键局的比赛，我是他的千万观众之一员，可我在观看时的感觉和心情，与绝大多数的观众一定不同。王有浓郁的合肥乡音，他为了东南西北的人们对自己的讲解都能听得明白些，遂往普通话方面靠一靠，结果就形成了“江淮普通话”，在我看来，就是乡里乡亲的一个人正在撇腔，既亲切又得味。我那时想，你我就是老乡，你下围棋那么有水平，你讲围棋又那么生动有趣，你的拥趸无数，我不向你约稿，还向谁去约呀？

在那时候，我们向作者约稿是以写信为主，出差见面为辅。我搞到王汝南在北京的地址后，写信寄去了。大概我的两封信感动了王汝南，他起了乡情，才捉笔详细作复。“我近来因各种杂事缠身，也很难真正坐下来写书。现在出的三本书都是前几年搞的，我自己动不了笔，更难协助你们去竞争，实在对不起。”

一九八八年三月，第四届中日围棋擂台赛开赛。王汝南回复我这封信的后十日，这一届比赛结束，日方以7胜2负获胜。而我则在这一次组稿失败以后，就再也没有搞围棋选题的雄心壮志了。

跋履

遇见青松

□ 纪明涛

2023年的最后一天，我决定清晨去爬一次双山公园。双山公园是一个小众的城市山头公园，山不高，海拔1343米，有环山路，适合徒步行走，可欣赏一路的山景，可登顶一览众山小，在山顶眺望整座城市的肌理，感受城市的轮廓。

清晨，拂晓时分，天气依然阴霾，我戴上手套，帽子，出发……沿着宽阔平整的石砌环山步道缓步登山，一路上的遇到不少早起晨练的人。山上的树种比较丰富，红枫、松柏、紫叶李、刺槐……大多数树木已经落叶，只剩下造型各异的枝干，众多喜鹊的巢穴暴露在枝头。岁寒，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。凛冽的寒风吹走了我们喜爱的大部分绿色，在半山坡只留下了泛黄的女贞，灰扑扑的侧柏和圆柏，还有各式各样的灌木。这其中最吸引我的是大大小小的黑松和雪松，在黄叶满地、一片寂寥的景象中兀自碧绿。

向山顶眺望，一眼望不到头的松林，棵棵黑松的树杆挺拔苍劲有力，分枝弯曲多姿，树冠层次分明，树皮黝黑发亮，宛若龙鳞。叶色深绿常青，针叶向上坚硬，焕发出勃勃生机。一排排如卫士般坚守在山路两侧，傲骨嶙峋，不屑世俗。当我登上山顶上时，有一四角飞檐的观景亭，立于巨大的岩石之上，四周有几株造型别致的黑松格外引人瞩目。其枝权横展，树冠如伞，针叶浓绿，树姿古雅。“枝柯偃后龙蛇老，根脚盘来爪距粗”。据其树径猜测，这几株黑松至少有三四十岁的树龄，展现出了岁月苍翠的霸气峥嵘。我徘徊在松林间，感受着松树的生长环境，感叹其毅力，感怀其坚韧，历经沧桑岁月，依旧挺拔如初，与风雨搏击，与霜雪鏖战。听着松林的飒飒声，伴随着远处喜鹊在枝头的雀跃声，宛如贝多芬的交响曲一样完美动听！

当我从西侧山头穿越松林到东侧山头时，在下山转弯处，遇到一排高大的雪松。远远地望去，那一棵棵雪松，手拉着手，肩并着肩，共同筑成了一道屏障，青翠缭绕。伴着枝头星星点点素净的雪，好似一幅绝妙的丹青山水图，令人陶醉流连。四季常青的雪松，是绿意的坚守者，在寒风和冰雪的世界中给天地增添一分生机。在我的眼中，在城乡已经广泛栽植的雪松是一种很平常的风景树种。但此时在山里，它又表现出不同的神韵，与周围的环境协调一致，浑然一体。正因为雪松有这样一种别致的风姿，自然而然地与大山，与岩石构筑起一道动人的风景。松、山、石或许是天然的搭配，他们不应该分开。山无处不石、无石不松、无松不奇。松与山刚柔相济，韵味十足。石与松相辅相成，妙不可言。在怪石嶙峋的山坡上，松树屹立于陡峭的崖壁上，别具风采。岩石中，鸟衔来的种子落入石缝中，从此拼命地生长，一年四季葱茏挺拔，迎风傲立。松的苍翠、雪的洁白，天的蔚蓝，让我心绪飞扬。伫立在它们面前，人是如此渺小，小得如一粒尘埃，天地从容，敬畏之情油然而生。

倘若仔细观察雪松，冬季的雪松还是有颜色上的变化。有些呈黄绿色，没有秋的葱茏，但有冬的韵味。我惊叹生长于岩石之中的雪松，其生命力如此顽强，是其他树木难以比拟的。我很欣赏雪松，因为雪松有一种别样的风骨。它那粗大而笔直的主干，有一种冲天向上的气魄。而它的枝权则任由自己的身子自由地向空中舒展，卓尔不群。同其他松树一样，雪松也是文人墨客笔下的宠儿，其阳刚的外表之下又蕴含着“虎溪闹月引相过，带雪松枝挂薜萝”的清雅。透过雪松层绿的枝权，不知多少文人寄托情感，留下跨越千年的诗作。在诗仙李白笔下，“愿君学长松，慎勿作桃李。受屈不改心，然后知君子。”在杜荀鹤笔下，“自小刺头深草里，而今渐出蓬蒿。时人不识凌云木，直待凌云始道高。”诗人们赞美的松的品格，更是在表达对世间高尚人格的向往。大雪压青松，青松挺且直。要知道松高洁，待到雪化时。陈毅元帅的一首绝句，将雪松屹立严寒的不屈书面得淋漓尽致。冬雪覆盖在松枝上，顿生诗意，小鸟栖息在松枝上，松树便充满了灵动与生机，一支支笔尖滑过，散落的文字便有了温暖和色彩。

当万物韶华谢去时，松作为“岁寒三友”，却始终苍绿傲立，与你相伴严冬。我走在遮光蔽日的松林中间，有些寒冷，但这怎能阻挡继续攀爬的决心。一路向上，一路向前，看着岩石周围盘根错节的根系，紧紧连接在一起，承受凛冬中的寒冷和风袭。裸露的树根就像一根根粗壮的血管一样，汲取着大地的营养。它们熬过了落叶时的痛苦，寒风时的绝望，它们也许懂得，最寒冷的时候，就是春天即将到来的时候。为着这一刻的到来，它们要以最潇洒的姿态，迎接春天的第一缕阳光。在岁月边缘徘徊的我终于懂得，该如何去面对寒冬。天不怕地不怕，坚韧不拔，笑傲世间，便是冰天雪地中最美的姿态。我轻拂那粗大的树干，不由喟叹，人生数十寒暑，在树的生命尺度里，不过是轻微的摇曳。也许再过几十年、几百年，观景亭、房屋、院落、公园周围的一切都随着时光的流逝而不复存在，寥廓江天，四野茫茫，目光所及，唯有这些青松古树。

眺望远方，城市高楼大厦透过薄雾，若隐若现。在困难的面前，我们都要做一棵青松，只有坚持才能见到胜利的曙光。这一年我们经历了太多的变化和挑战，在风雨中奔跑或许将成为生活的常态。我们要把生活中遭遇过的困境和失落，事业上遇到过挫折和瓶颈当成一种挑战和考验，如同青松遇到严寒而愈发翠绿，使之成为人生中最宝贵的财富。

“对不上茬口儿”，甚至会发生严重的情节上的错乱。于是，主讲人后来便换上了父亲。关于我们家族的故事，一年一讲，在隔年饭的餐桌上绵延相传，在我很小的时候便留下了深刻的印象——

我的爷爷年轻的时候曾经有过一段光彩的创业史，尚在他懵懂的年纪便跟随大人闯关东，到海参崴做生意，且正八经地发了财。后来，他携带着不菲的资产荣归故里，买地，建房，经商，成为镇上坐头把交椅的大财主，一时风光无限。好景不长，日本鬼子后来无耻地侵入了中国。一方面，国民政府的贪官污吏炮制出了各种名目的苛捐杂税对百姓进行盘剥；另一方面，日本鬼子蛮横地抢夺劫掠，甚至在投降前干脆来镇上放了一把大火。及至抗战胜利前夕，崔氏家族已经破落成十足的贫困户。但是，出生于1931年的父亲，毕竟在童年时代“曾经阔过”，这使得他得以受到良好的私塾教育，且练就了一手好书法。每到春节来临，父亲便成了乡党争相追捧的明星式人物，左邻右舍纷纷拿着红纸来求他写春联。作为回报，许多人一般会精心选些蔬果或食品相送。因此，我家的隔年饭也往往比别人家丰盛。小小年纪，我就感受到了知识的力量，暗暗下定决心要好好读书，成为父亲那样受敬重的人。但是，

关于我的口吃问题，那顿隔年饭并没得到解决。我在磕磕绊绊中读完了小学，又读初中。直到高中阶段，才在语文老师的指导下得以纠正。但是，那次隔年饭饭桌上的意外遭遇至今让我难以忘怀。二姐也牢记着当年的情景，多年过后，她时常告诫自己的孩子说：“你二舅的脾气太暴躁了，不好惹，实在是不好惹啊。”